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咆哮紅顏



(台湾)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中

## 第九章 女神仙

店伙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，向司马豪双手呈上，陪笑说道：“这封书信，是住在相公左隔壁的那位东门相公所写。”

司马豪“哦”了一声问道：“那位东门相公是否还等回信？”

店伙摇头答道：“不要回信，东门相公说是只要把这信儿，送给司马豪相公便可，因为他于交代小人之后，也已结帐离居。”

司马豪闻言，遂取了一块碎银，赏给店伙，打发他回店而去。

卓轶伦见店伙已去，向司马豪含笑叫道：“三哥怎不拆书一读，这封信儿，定然又是神仙手笔。”

司马豪一面拆信，一面摇头叹道：“原来她就住在隔壁，这倒是出我意料之事。”

卓轶伦失笑说道：“这样看来，三哥在那场消魂艳遇中的一切举措，均难逃神仙法眼，只不知她是赞许你老成持重，跳得出色天欲海？抑或讪笑你有福不会享？是个表面倜傥，实则不解风情的银样蜡枪头呢！”

司马豪这时业已拆开书信，匆匆看完之后，递向卓轶伦，苦着脸儿说道：“贤弟请看，这就是那位‘辣手神

仙’，要安慰我旅途岑寂的一番好意。”

卓轶伦接过一看，只见信上好一笔灵飞小楷，写的是：

“殿中过节，以裸艳起，以裸体终，至此了结！”

“惟余不若君之厚皮，遂以百金代价，请得当地青楼名姝，为君弹曲度歌，并作天魔艳舞。

“该姝虽坠风尘，身犹清白，原因则并非当地人士，不解风流，而在此娇媚名姝，为一‘大麻风女’。

“君第一次脸上火辣辣，暨第二次腹内火辣辣之余味当存，倘若第三次见了赤裸艳姝，而心中火辣辣时，则一度春风，麻疯入骨，势必终生火辣辣矣。

“但斗蓬揭后，妙相空呈，预期之精彩隔壁戏，竟未上演。余虽窃笑君之召姝在前，怯阵在后，似有‘银样蜡枪头’之讥。然亦窃佩君能勒马悬崖，目中有妓，心中无妓，司马豪真英雄也。

“狡狴弄毕，再相逢时，当结深交，君与同行俊客，登临揽胜之际，襟怀间，尽管坦荡荡，毋虞火辣辣矣。

“明夜，余与生平劲敌，战于‘大渡口’附近之‘长江’江心，君等倘若有兴，不妨买舟远观，无论胜负，切莫助阵，否则弱余威名，必以三百次之‘火辣辣’相报。

“不喂江鱼，便图良聚，君等其以江上清风，山间明月，暨盈樽美酒，为余贺功，但酒忌新酿，并祈勿掺以‘火辣辣’之‘辣椒汁’耳！”

卓轶伦看完书信，深表赞美地，点头叹道：“这封书信，写得多么大方倜傥情致盎然，足见娟娟彼豸，武达文通，玉貌仙才，并时无两。”

司马豪心有余悸地，皱眉说道：“这位姑娘，着实可人，但也太嫌厉害，她居然挖空心思地，替我找来了一位大麻疯女！”

卓轶伦见了他那副尴尬样儿，忍俊不禁地，失笑说道：“三哥不要害怕，即令你昨夜心猿不羁，意马难收，与那位青楼名妓，来了个一夕风流，小弟也可倚仗所学，治愈你的过体‘麻疯’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司马豪突然怪叫一声，接口说道：“我倒几乎忘了贤弟得自‘一帖神医’所传，无殊今之华扁的岐黄妙技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拉着卓轶伦的手儿，回头便走。

卓轶伦含笑叫道：“三哥，神仙已向白云飞，你怎么还走回头路呢？”

司马豪摇头答道：“我不是去找神仙，而是去找魔鬼。”

“魔鬼”二字，把卓轶伦听得一愣，方想发问之余，司马豪又复说道：“贤弟是聪明透顶人物，怎么竟糊涂起来？那位‘大麻疯女’，一旦病情发作，岂非把如花貌相，变得奇丑不堪地，宛若魔鬼？”

卓轶伦恍然笑道：“三哥这样说法，莫非是要小弟去替那位抱琵琶的佳人，治疗麻疯恶疾？”

司马豪点头答道：“正是此意，贤弟绝技在身，总不会吝于替那可怜女子，开张药方儿吧？”

卓轶伦微笑说道：“麻疯之症，不单害己，并能害人，倘发现病者，予以治疗，实是大大功德，故而小弟自读‘神仙’书，便起‘毛遂’意，只不过稍有顾忌。”

司马豪诧异问道：“贤弟有何顾忌？”

卓轶伦笑道：“我们替那大麻疯女治病，纯出济世仁心，万一那位‘神仙姑娘’，有所误会，以为三哥动了风流心，想吃回头草，来个醋海兴波，真难免再替你安排上三百次‘火辣辣’呢！”

司马豪摇头说道：“贤弟不必多虑，我只要问心无愧，怕着谁来？”

卓轶伦听得暗暗点头，心中佩服自己这位新交好友，确实肝胆照人，富有英雄豪气。

但司马豪忽又觉得自己所说之语，似含语病，遂剑眉微挑，继续笑道：“何况我与那位‘辣手神仙’，既未正式见面，也未订交，贤弟的‘醋海兴波’四字，根本用不上了。”

卓轶伦失笑叫道：“三哥，你不要再假撇清了，岂不知‘越捣越黑’？我们赶紧去找那位‘大麻疯女’，因为还要在明日黄昏之前，赶到‘大渡口’呢！”

司马豪一面脚下加劲，一面皱眉说道：“这场‘大渡口’的江心之战，定必精彩非常，但不知她信上所书的生平劲敌，又是什么样的人物？”

卓轶伦看了司马豪一眼，含笑说道：“三哥放心，你不必替那位尚未与你订交，并尚未与你正式见面的‘辣手神仙’耽忧，凭她那身奇绝武功，和超越智慧，还会有甚险厄？多半是在‘大渡口’的‘长江’江心，大发雌威，把对方弄得‘火辣辣’地，铩羽称臣，灰头土脸。”

司马豪被他堵得张口结舌，无法可答，只好苦笑说道：“贤弟莫要尽是拿我开胃，你的那位‘咆哮红颜’，

更加厉害，他日在妆台之前，伺候颜色，也够你领略消受的了。”

两人一番说笑，赶回旅店，命店伙重把那位“大麻疯女”找来，说明用意，由卓轶伦替她细心诊脉。

那位“大麻疯女”，见自己昨夜受人雇买，想对司马豪引诱加害，如今对方得悉内情，不单不恼，反而如此措置，自然感愧涕零，把那由“辣手神仙”装扮的“东门相公”，咒骂得半文不值。

卓轶伦等也不向这风尘俗女，说明内情，只替她开好药方，便双双往“大渡口”赶去。

司马豪的心神，此时业已完全被那“辣手神仙”控制，尤其一想起她在书信中所写的“目中有妓，心中无妓，司马豪真英雄也。”等语，心头更是火辣辣的一片。

这种情况之下，自然相思欲绝，举步如飞，赶到“大渡口”，还只是“酉牌”时分。

因信上说是在江心决斗，卓轶伦遂先向渔户买了一条小舟，然后寻处临江酒家，与司马豪凭窗对酌。

说来好笑，司马豪的性情颇豪迈，一向手到杯干，谈笑风生，如今却酒来不饮，菜来不尝，只把两道目光，凝望着茫茫江水。

卓轶伦看得好笑，举杯叫道：“三哥怎不饮酒？这种‘菊花黄’，相当醇厚香冽，味道颇不坏呢！”

司马豪端起杯来，略一沾唇，便自放下，点了点头说道：“不坏，不坏。”

说完，又把两道目光，投注水云以内。

卓轶伦双眉微轩，含笑又道：“三哥，你尝尝这条清

蒸鲜鱼，看样子做得不错。”

司马豪举箸挟了一些，送入口中，一面咀嚼，一面点头说道：“这鱼儿真正好吃，贤弟不妨多吃一些。”

卓轶伦委实忍耐不住，“扑哧”一声，把刚刚饮下的一口酒儿，呛得狂喷而出。

司马豪坐在他的对面，自然难逃此厄，满头满脸，均被喷得淋漓尽致，遂赶紧取巾拂拭，并苦笑叫道：“贤弟，你怎么了，有什么事儿值得如此好笑？”

卓轶伦笑得犹自捧腹弯腰，透不过气。

司马豪见他这般模样，越发莫名其妙，满脸尴尬神色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卓轶伦方勉强忍住笑意，向司马豪摇头叫道：“三哥，你……你心中究竟是在想些什么？挟了一块酱瓜，放入口内大嚼，却告诉我‘这鱼儿真正好吃’。”

司马豪闻言，目光略瞥之下，看见碗中那条清蒸鱼儿，果然尚未动过，而自己口舌之间，也还留有不曾完全消失的酱瓜气味。

这一来，司马豪不禁俊脸发烧，神色忸怩地，摇头强辩说道：“我是在观赏江景，心中并未想事。”

卓轶伦笑道：“三哥还要矫情，我知道你心中所想的，是一个人儿，和一句话儿。”

司马豪皱眉说道：“贤弟不要胡猜，你所指的人儿是谁？话儿又是什么？”卓轶伦替他斟满酒儿，含笑叫道：“三哥，我若猜对，你便饮上一杯，人儿自然是那位‘辣手神仙’，话儿则是‘神仙书’中的：‘司马豪真英雄

也’。”

司马豪听到此处，知道无法抵赖，遂只好赧然举杯，一倾而尽。

卓轶伦点头笑道：“对了，三哥这样光明磊落，才是真英雄，自古英雄爱美人，‘神仙’也时常会动凡心，三百篇之始，首咏关雎，古圣先贤何尝不认为饮食男女，是人之大欲？故而三哥不仅不必矫情，应与小弟推诚研究，研究怎样加油？怎样结好？怎样迎得神仙降九天呢！”

司马豪默然片刻说道：“多谢贤弟关切，但我认为对于这位姑娘，似乎不必用甚心机，最好是听其自然发展。”

卓轶伦点头笑道：“三哥这种想法，确颇高明，但你也不可表示一切满不在乎，应该设法使对方体会得出你对她的殷殷情意。”

司马豪苦笑说道：“贤弟说来虽极有理，但做起来却属不易，我不相信你便拿得出什么具体办法？”

卓轶伦笑道：“一切办法，都等见了人儿再说，常言道：‘船到桥头自然直’。如今天色不早，我们该收拾点酒菜等物，上船游江了吧？”

司马豪早就有点坐不大住，如今听卓轶伦建议游江，自然正中心怀，立命店家，结清酒账，双双下得楼来，登舟而去。

司马豪因心事已被卓轶伦点明，便不再隐讳地，微叹一声说道：“那位姑娘在书信上所说的生平劲敌，不知是什么人物？”

卓轶伦摇头笑道：“劲敌二字，除了可以显示对方功



力甚高之外，含意太嫌笼统，却哪里能够凭此猜测？只好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司马豪突然手指前方，急急叫道：“贤弟快点催舟，前面有条船了。”

卓轶伦循他手指之处，看了一眼，失笑说道：“三哥莫要性急，那只是一条寻常渔舟，像这种船只，江上甚多，到处均可遇见，如今红日虽已西沉，余霞尚自散绮，距离那位神仙姑娘的预定出现时光，总还有一会儿呢！”

他的语音了处，司马豪也已看清前面船上的驾舟之人，果然是个布裙荆钗的中年渔妇，不是什么容光照人的妙龄少女。

这时，江心水云迷蒙之中，又有两三条船影，在其间摇来荡去。

卓轶伦忽然低低“咦”了一声，双桨急翻，催舟似箭。

司马豪含笑叫道：“贤弟既说时光尚早，何必如此赶法？”

卓轶伦应声答道：“我依稀瞥见有条小船上的红衣女子，好像是我寻她甚久的夏侯娟呢。”

司马豪闻言，不禁失笑。

他暗想“情”之一字，委实魔力太强，卓轶伦在自己与“辣手神仙”这场纠纷之中，是站在旁观地位，显得灵智清明，条分缕析，说得头头是道。

但如今一看到前面船影中，有个红衣女子，像是他心坎上的“咆哮红颜”夏侯娟时，便成了当局者迷，立即满面相思，神情如醉。

司马豪刚刚想到此处，卓轶伦已被他的失笑之声警觉，俊脸微红，赧然叫道：“三哥莫要讥笑小弟，我所以心急之故，是恐怕那船上红衣少女，万一真是夏侯娟时，却有点不大妙呢！”

司马豪哪里肯放过如此良好的反击机会，剑眉双挑，纵声狂笑说道：“贤弟，像你也自矫情起来，相思欲绝，江上重逢，连高兴都来不及，有何不妙之处？”

卓轶伦早就知道司马豪定会把握机会，对自己发动反击，遂微微一笑说道：“三哥，你想想看，天下会不会有这等巧事？夏侯娟居然也在此时此地出现？”

这两句话儿，把司马豪问得怔了一怔，然后方恍有所悟地，失声叫道：“贤弟，那……那‘辣手神仙’所说的‘生平劲敌’，会不会就……就是‘咆哮红颜’？”

卓轶伦点头答道：“小弟正是在她们两位之间，发生联想，倘若竟成事实，是否有点不大妙呢？”

司马豪扬眉叫道：“不妙，不妙，委实太不妙，贤弟快快催舟。”

卓轶伦微微一笑，内劲暗加，催舟似箭。

但他们船快，前面的小船也快，竟无法追上，只能保持着一大段距离，不被越抛越远而已。

水面上与陆地上有所不同，江风猎猎；波涛如沸，加上又是顶风逆行，致使卓轶伦连想用内劲，向对方传音问话，都办不到。

这时，夜网四张，天空中的霞彩，与水面上的云烟，均已散去，东山吐月，万里流辉，仿佛把整个大千世界，都照得澄澄澈澈。

但云烟虽散，江风却益发劲急。

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卓轶伦与司马豪的视界虽朗，却仍无法向前船传声发话。

如今，心中最焦急的，却数卓轶伦，因为他越看前面船上的红衣少女，越像夏侯娟。但那红衣少女不知是有意，抑或无意？竟始终未曾转过头来，看他一眼。

前船已近江心，侧方又有来船，这两只船儿，好似有甚约会地，相对疾驶。

司马豪与卓轶伦二人，穷极目力看去，只见那条侧方来船之上，所坐的是位玄衣少女。

但江水、江风，和前船的出奇速度，使他们无法把距离缩短，空自急得皱眉顿足，却想不出调停妙策。

两只前船，渐渐接近，红衣少女与玄衣少女，也双双从船中站起，走向船头。

司马豪与卓轶伦的两颗心儿，也忐忑不停地，几乎要跳出腔子外面。

时光不停，两只前船也不停，业已互相交会。

红衣少女与玄衣少女，并未交手，好像只说了两句话儿，便“红”自东流“玄”自西驶，船头互错而过。

两块石头落了地——不是两块石头，是司马豪和卓轶伦的两颗心儿。

因为方向的关系，向东流的红衣人影和船影，是越来越远，向西流的玄衣人影和船影，是越来越近。

于是，卓轶伦与司马豪，便成了兄弟不同心，卓轶伦的心儿，是苦了，空了，司马豪的心儿，是甜了，跳了。

正待他们二人各怀心事，突见那玄衣人影，竟持不住

双桨，从船上晕仆江内。

西流自属逆水而行，人一晕仆江中，当然连船带人，一齐改进为退地，顺流东下。

卓轶伦见事不妙，暂时撇开心中的失望空虚情绪，一面全力催舟，一面向司马豪叫道：“三哥，你的水性如……”

“你的水性如何？”一语中的“何”字尚未出口，司马豪长衣甩处，一式“鱼鹰入水”，业已前穿六七丈远地，刺波扎入江心。

卓轶伦一看司马豪所用身法，以及他人水时所溅起的极小浪花，便知这位新交好友，水性惊人，遂心中一宽，急拨双桨，催舟似箭。

司马豪也宛如神龙天矫般，追上正在随波东流的玄衣少女，猿臂疾伸，抓住了她的如云秀发。

卓轶伦船只驶到，司马豪遂抱起那位玄衣少女，由水中纵上小船。

卓轶伦抚掌赞道：“三哥真好水性，居然能在如此湍急的江流之内，及时把这位姑娘救起。”

司马豪摇了摇头，苦笑说道：“这不是我水性好，而是她运气好，因为她是人先晕厥，然后落水，才在水面飘流，容易追救，倘若沉入江心，人不浮起，便令我欲救无从，只好眼看这滔滔巨浪，吞噬佳人，化做南柯一梦。”

卓轶伦目注那玄衣少女，见她貌相绝美，但仍可从脸庞儿的轮廓之上，看出就是娇装酒肆女侍，把司马豪戏弄得亦乐乎之人，遂皱眉说道：“这位姑娘的一身功力，分明超过你我，怎会好端端地晕厥仆江？”

话方至此，司马豪便自叫道：“贤弟不必研究，其中原因，应该凭你三指之力，细加诊断。”

卓轶伦笑道：“三哥不要着急，人既救起，便是五殿阎君派遣勾魂鬼卒，立等拘提，小弟也可多留她个三日五日。”

他一面故意发出豪语，安慰司马豪，一面便替那位玄衣女子，诊察脉象。

卓轶伦未曾着手诊察之前，便知事出突兀，内情绝不简单，如今搭上玄衣少女的左腕寸关尺，细心诊察以后，果然脸色大变，骈指如戟地，疾向她心窝点去。

司马豪睹状大惊，一面伸手阻拦，一面失声叫道：“贤弟，你……你这是何意？难……难……难道她中了什么奇瘟绝毒，毫无救药？你……你才算给她一个人道毁灭？”

卓轶伦因欲把握时间，遂以右手横开司马豪的阻拦之势，改用左手连点了玄衣少女身上的七处大穴。

司马豪这时也看出卓轶伦对于玄衣少女，并无恶意，不禁把张俊脸，涨成了猪肝色泽。

卓轶伦点了玄衣少女的七处大穴之后，方自如释重负地透了一口长气，目注司马豪，缓缓说道：“三哥，我已经说过，‘阎王注定三更死，我敢留人到五更’，怎会在才加诊视之下，便对这姑娘，执行什么人道毁灭？你也对我太不信任了呢！”

司马豪无词可辩，只有一面向卓轶伦长揖陪罪，一面赧然问道：“贤弟，她可是中了什么剧毒？你才用点穴手法，截断血脉，不使毒力蔓延？”

卓轶伦双眉紧蹙，点头答道：“这位姑娘，的确是中了极奇异的剧毒。”

司马豪闻言，失声问道：“贤弟，她……她可有性命之虑？来不来得及……”

卓轶伦摇了摇头，截断司马豪的问话说道：“我所谓‘极奇异’之语，是指她所中‘毒力’，虽然强剧，却绝不致命，其用意似想麻醉她的神思，使这位姑娘，变成痴呆状态。”

司马豪愕然问道：“这是何人所为？”

卓轶伦叹道：“谁知是何人所为？这问题定甚复杂，必须慢慢推解，且先喂她服上两粒灵丹，遏制毒力蔓延，因若闭穴过久，对人体总属不宜。”

话完，遂取出两粒灵丹，喂进玄衣少女口内，并替她解开了适才被点的穴道。

司马豪听出卓轶伦的语音，皱眉问道：“贤弟是说凭你的岐黄妙技，暨所炼的灵丹，仅能遏制毒力蔓延，并不能把她所中的毒力祛解么？”

卓轶伦不答司马豪所问，只是再度静心凝神地，替那玄衣少女，诊断脉息。

司马豪生恐使他分神，也不敢再问，但从卓轶伦逐渐沉重的脸色之上，已可体会出情况不妙。

果然卓轶伦诊过脉息，长叹一声说道：“这种毒力，是独门特制，不单无法祛解，连遏制它的蔓延发展，也……也……”

司马豪急急问道：“是否由于我适才拦阻贤弟点穴之举，延误时机，以致连遏制毒力蔓延，也嫌稍迟了么？”

卓轶伦不愿使司马豪过于自责，遂摇头答道：“在我们发现她中毒之际，为时已迟。”

司马豪忽然目闪精芒，扬眉叫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是那红衣少女对她暗下毒手的了？”

卓轶伦摇头答道：“不是，这是慢性毒物，不会发作得那样快速，据小弟所料，她中毒之际，大概是今日的正午时分。”

司马豪长叹一声，皱眉问道：“既然遏制已迟，祛解无术，却……却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？”

卓轶伦茫然答道：“结果如何？我也无法预测，只好等这位姑娘恢复知觉以后，再从她行为之上，试加研究的了。”

司马豪向那秀丽如仙的玄衣少女，看了两眼，好生纳闷说道：“照这位姑娘对我捉弄的手段看来，分明聪颖绝顶，极富心机，想要使她上当中毒，不是容易事呢。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三哥的看法，与我相同，但更奇的是，对方既费心机，使这位姑娘中毒却又不想要她性命，只令她神智失常，却是何意？”

司马豪瞿然惊道：“贤弟说得有理，这件事儿之中，恐怕含蕴有比杀人更恶毒的阴谋！”

卓轶伦苦笑说道：“我们如今连这位姑娘的姓名身份，都不知晓，要想研究出谁是下毒之人，他的阴谋何在？以及祛解奇异毒力，恢复她的灵智，只怕是千难万难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那位玄衣少女，忽然娇躯略动。

司马豪喜道：“她已醒了，我们先问她的姓名身份。”

果然，司马豪语音方落，那位玄衣少女，业已翻身坐

原 书 缺 页



# 原书缺页